

藏書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四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即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

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

於感損何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

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代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
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
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
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
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
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
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

萬鄰國不以爲難于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耀傅氏之興廢也上亦自重之迺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

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庶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

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
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
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覩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名興
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
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
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

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

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
鴆兄臣等以荊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
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歎息良久儵亦以
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
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
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
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
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察貪汚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
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
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
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
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鴆殺帝
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
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
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
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益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為妖態
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帝以冀有
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為潁陽侯胤子
桃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
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
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
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
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

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竇武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教授於大學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帝拜武爲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姪皆爲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

以次建立何功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從咸
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
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
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
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
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
白太后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
盡廢邪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

令魏彪而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聽令冰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

不易之論

詔板拜王甫爲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氷出鄭颯還共刼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南遷太后于雲臺幷殺陳蕃當是時匈暨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武府掾胡騰獨殯斂武焉武孫輔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已子而爲之聘娶初武母産武時幷産一蛇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頃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

之 生死交情 誰么

爲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貲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

改易公卿樹已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
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
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以
駿爲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
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
衞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衞其差左右衞
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
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

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
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
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
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
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
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
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遂我我得踈外可以不
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
憚駿黄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

訛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

數千人當當哉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
及太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
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
遂俱入白請秦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
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
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

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秦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勲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
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
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
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
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爭抱持奪
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無
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爲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
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

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時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之無忌皆厲色峻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事無忌已數諫帝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故后既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節揣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

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期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釣為錡氏令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立爲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

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

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
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
封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
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
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觀富貴
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
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
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
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

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薨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倢伃

班倢伃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

班倢伃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

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晟清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

意有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
本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
可與毋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
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
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論如
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安業遂得減
長流越巂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
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
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

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
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
謂開本源恤末事及崩帝爲之慟謚曰文德葬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聖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
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
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
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
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

人挈水踵其後果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遺宦
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
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
之定立爲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
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
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
至屏扆候矚舊制外家子母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
佾年亦老帝數請令佾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
請因偕佾同詣后閣少焉帝起欲令佾得獨侍語后

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聖主）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絕妙之談安石堪爲奴否）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

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勢已篤不可以
寃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獄由此徂免后崩年六十
四謚曰慈聖光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也既長歸濮邸生神
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頵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爲
皇太后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

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脩京城役夫减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使勞之於塗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

孫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 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遂
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凡熙寧以來政事
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誡其臣下曰南朝盡
行仁宗之政矣愼勿生事開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
清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媼入
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汝欲爲用臣等
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
矣媼大懼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
爲女中堯舜眞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於制不得坐有愠色從者知之爲易坐與婕妤坐衆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巳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

為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為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即日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即帝位帝遂尊后為隆祐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

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强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

兵至逆黨潰敗主上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然非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廼更脩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十九初后受冊之日宣仁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誅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

是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立
惠帝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
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類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
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遂令永巷囚
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
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
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
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

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

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先作結後乃着乃解結不得不爾云）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為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

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澤妻呂須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
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謀
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
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
其國兵幷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
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
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

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
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
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
報産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
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
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
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産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見産具說齊楚合從狀即馳告丞相平太尉

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

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勑請卒
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
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
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
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漢成帝趙氏飛燕并女弟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時有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倢伃爲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

下倢伃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顓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閒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爲庶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主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衆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可以見）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章帝之土偶矣）及　帝崩和帝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瓌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句○可○以○見孝章矣此豈可解之）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永和初謁者

理

韓紆嘗考劾其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憲以北虜微弱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奴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軍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等，誅之。憲及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憲，而衆一心王室，不

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
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晉惠帝賈氏淫虐亂國之后　附賈充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
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
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顗荀
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
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

會宴陵雲臺𤨏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𤨏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卽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厮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

內籠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籠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匆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

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及趙王倫率齊王冏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賈氏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死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

自言元帝誅温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

充父賈逵也逵晩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而字公閭充附司馬昭急攻諸葛誕殺之高貴鄉公攻相府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蹕充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故攸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穢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簒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

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賜有功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竟坐死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稱二聖焉然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

不自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熲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還后伏俟於閤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又和解之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高熲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爲一婦人因銜恨熲又以熲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時太子妃元氏暴甍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妃寵因

是譖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妬忌之謀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以示

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為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即帝位夫人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䕶女美召入以爲才人才人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卽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不欲爲

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
薄必欵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
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
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
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
明主亦難况昏庸主
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譖媚
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母厭勝蠱卜帝挾前憾實
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
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

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
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
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
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
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
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
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涕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
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
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

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吾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府深阻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忌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

在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即位

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
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
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懼因
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
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
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
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
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
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楊

州失職怏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
縣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
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
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
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
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
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
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

流涕不御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敬
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
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
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
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
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
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
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
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

曰炎社稷臣恐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亦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羣臣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

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巳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誰殺之）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其時秦欧亦同此意減者庶人不服也）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

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醋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函載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屠時柄夫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與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

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娩解
衣投地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值直十餘
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
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
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
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
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
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
節誅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

行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

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
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
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
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務爲高宗千倍）
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中宗萬倍矣）
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即加刑誅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
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

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

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疾王至神都皇嗣旦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

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秋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

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閧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囘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

旦但今同下令威中郎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認
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閻張說宋之問等二千有六
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司禮
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
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
袍為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
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
平章事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
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等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柬之又用彦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可知是要緊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

告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

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
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
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
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
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
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暐
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
等皆斬之中宗即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

是歲后崩年八十一吉頊從[illegible]
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從
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
朕以俊臣有功欲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
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
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
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誡
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
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

易之性又還斂故后以為腹心項因勸易之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此時地杜撰於赫人耳使太宗時聞此武氏不留備矣）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為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

禍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皆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洺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為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

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
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
潜入宫内反易國政凡彦範等所斥去者悉巳召還
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
而戲武崇訓以帝壻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
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
武柬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姦至是
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
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於是

[illegible]長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附

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諂

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

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

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

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

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

安之策即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内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

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即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

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言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

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即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

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

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眞、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眞得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寖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錡、釗、韓、虢、秦）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為

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爲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裒其貲至成都摴蒲一日輙盡乃亾去久之

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玄宗引見擢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

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馬李宓師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爲李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及辭泣訴爲林甫所中

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薦林甫林甫時疾病方已
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
事累公林甫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
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
窮擿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虢國居宣陽坊左
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
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騈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
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
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

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圖叛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飢不勝憤怨玄禮懼亂即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

亦爲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終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殽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